舊唐書/卷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祖孝孫　傅仁均　傅奕　李淳風　呂才 ◄

舊唐書
卷八十
列傳第三十　褚遂良　韓瑗　來濟　上官儀

► 崔敦禮　盧承慶　劉祥道　李敬玄　李義琰　孫處約　樂彥瑋　趙仁本

褚遂良

褚遂良，散騎常侍亮之子也。太業末，隨父在隴右，薛舉僭號，署為通事舍人。舉敗歸國，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。貞觀十年，自秘書郎遷起居郎。遂良博涉文史，尤工隸書，父友歐陽詢甚重之。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：「虞世南死後，無人可以論書。」徵曰：「褚遂良下筆遒勁，甚得王逸少體。」太宗即日召令侍書。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，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，當時莫能辯其真偽，遂良備論所出，一無舛誤。十五年，詔有事太山，先幸洛陽，有星孛於太微，犯郎位。遂良言於太宗曰：「陛下撥亂反正，功超前烈，將告成東嶽，天下幸甚。而行至洛陽，彗星輒見，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。且漢武優柔數年，始行岱禮，臣愚伏願詳擇。」太宗深然之，下詔罷封禪之事。其年，遷諫議大夫，兼知起居事。太宗嘗問：「卿知起居，記錄何事，大抵人君得觀之否？」遂良對曰：「今之起居，古左右史，書人君言事，且記善惡，以為鑑誡，庶幾人主不為非法。不聞帝王躬自觀史。」太宗曰：「朕有不善，卿必記之耶？」遂良曰：「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職當載筆，君舉必記。」黃門侍郎劉洎曰：「設令遂良不記，天下亦記之矣。」太宗以為然。時魏王為太宗所愛，禮秩如嫡。其年，太宗問侍臣曰：「當今國家何事最急？」中書侍郎岑文本曰：「《傳》稱『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』，由斯而言。禮義為急。」遂良進曰：「當今四方仰德，誰敢為非？但太子、諸王，須有定分，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。」太宗曰：「此言是也。朕年將五十，已覺衰怠。既以長子守器東宮，弟及庶子數將五十，心常憂慮，頗在此耳。但自古嫡庶無良佐，何嘗不傾敗國家？公等為朕

搜訪賢德，以傅儲宮，爰及諸王，咸求正士。且事人歲久，即分義情深，非意窺窬，多由此作。」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。十七年，太宗問遂良曰：「舜造漆器，禹雕其俎，當時諫舜、禹者十餘人。食器之間，苦諫何也？」遂良對曰：「雕琢害農事，纂組傷女工。首創奢淫，危亡之漸。漆器不已，必金為之；金器不已，必玉為之。所以諍臣必諫其漸，及其滿盈，無所復諫。」太宗以為然，因曰：「夫為人君，不憂萬姓而事奢淫，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。」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、刺史，遂良上疏曰：「昔兩漢以郡國理人，除郡以外，分立諸子。割土分疆，雜用周制。皇唐州縣，祖依秦法。皇子幼年，或授刺史，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，鎮扞四方？此之造制，道高前烈。如臣愚見，有小未盡。何者？刺史郡帥，民仰以安。得一善人，部內蘇息；遇一不善，合州勞弊。是以人君愛恤百姓，常為擇賢。或稱河潤九里，京師蒙福；或人興歌詠，生為立祠。漢宣帝云：『與我共理者，惟良二千石。』如臣愚見，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、未堪臨人者，且留京師，教以經學。一則畏天之威，不敢犯禁；二則觀見朝儀，自然成立。因此積習，自知為人。審堪臨州，然後遣出。臣謹按漢明、章、和三帝，能友愛於弟，自茲已降，取為準的。封立諸王，雖各有國土，年尚幼小者，召留京師，訓以禮法，垂以恩惠。訖三帝世，諸王數十百人，唯二王稍惡，自余餐和染教，皆為善人。則前事已驗，惟陛下詳察。」太宗深納之。其年，太子承乾以罪廢，魏王泰入侍，太宗面許立為太子。因謂侍臣曰：「昨青雀自投我懷云：『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唯有一子，臣百年之後，當為陛下殺之，傳國晉王。』父子之道，故當天性，我見其如此，甚憐之。」遂良進曰：「陛下失言。伏願審思，無令錯誤也。安有陛下百年之後，魏王執權為天下之主，而能殺其愛子，傳國於晉王者乎？陛下昔立承乾為太子，而復寵愛魏王，禮數或有逾於承乾者，良由嫡庶不分，所以至此。殷鑑不遠，足為龜鏡。陛下今日既立魏王，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，始得安全耳。」太宗涕泗交下曰：「我不能。」即日召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李勣與遂良等定策，立晉王為皇太子。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，太宗問群臣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對曰：「昔秦文公時，有童子化為雉，雌者鳴於陳倉，雄者鳴於南陽。童子曰：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文公遂以為寶雞。後漢光武得雄，遂起南陽而有四海。陛下舊封秦王，故雄雉見於秦地，此所以彰表明德也。」太宗悅曰：「立身之道，不可無學，遂良博識，深可重也。」尋授太子賓客。

時薛延陀遣使請婚，太宗許以女妻之，納其財聘，既而不與。遂良上疏曰：

臣聞信為國本，百姓所歸，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，仲尼寧去食而存信。延陀曩歲乃一俟斤耳，值神兵北指，蕩平沙塞，狼山、瀚海，萬里蕭條，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，以為余寇奔波，須立酋長，璽書鼓纛，立為可汗。其懷恩光，仰天無極，而余方戎狄，

莫不聞知，以共沐和風，同餐恩信。頃者頻年遣使，請婚大國，陛下復降鴻私，許其姻媾。於是報吐蕃，告思摩，示中國，五尺童子人皆知之。於是御幸北門，受其獻食，於時百僚端笏，戎夷左衽，虔奉歡宴，皆承德音，口歌手舞，樂以終日。百官會畢，亦各有言，咸以為陛下欲得百姓安寧，不欲邊境交戰，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，預在含生，所以感德。今一朝生進退之意，有改悔之心，臣為國家惜茲聲聽。君子不失色於物，不失口於人。晉文公圍原，命三日糧，原不降，命去之。諜出曰：「原將降矣。」軍吏請待之，公曰：「信，國之寶也，民之庇也。得原失信，何以庇之？」陛下慮生意表，信在言前，今者臨事，忽然乖殊，所惜尤少，所失滋多。情既不通，方生嫌隙，一方所以相畏忌，邊境不得無風塵。西州、朔方，能無勞擾？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，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，不可以訓戎兵，不可以勵軍事。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，廓清四表。自君臨天下，十有七載，以仁恩而結庶類，以信義而撫戎夷，莫不欣然，負之無力。其見在之人，皆思報厚德；其所生胤嗣，亦望報陛下子孫。今者得一公主配之，以成陛下之信，有始有卒，其唯聖人乎！且又龍沙以北，部落無算，中國擊之，終不能盡。亦由可北敗，芮芮興，突厥亡，延陀盛。時以古人虛外實內，懷之以德，為惡在夷不在華，失信在彼不在此。伏惟陛下聖德無涯，威靈遠震，遂平高昌，破吐渾，立延陀，滅頡利。輕刑薄賦，庶事無壅，菽粟豐賤，祥符累臻。此則堯、舜、禹、湯不及陛下遠矣。伏願旁垂愷悌，廣茲含育，而常嗔絕域，有意遠籓，非偃伯興文之道，非止戈為武之義。臣以庸暗，忝居左右，敢獻瞽言，不勝戰懼。

時太宗欲親征高麗，顧謂侍臣曰：「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，虐用其人。夫出師弔伐，當乘機便，今因其弒虐，誅之甚易。」遂良對曰：「陛下兵機神算，人莫能知。昔隋末亂離，手平寇亂。及北狄侵邊，西蕃失禮，陛下欲命將擊之，群臣莫不苦諫，陛下獨斷進討，卒並誅夷。海內之人，徼外之國，畏威懾伏，為此舉也。今陛下將興師遼東，臣意熒惑。何者？陛下神武，不比前代人君。兵既渡遼，指期克捷，萬一差跌，無以威示遠方，若再發忿兵，則安危難測。」太宗深然之。兵部尚書李勣曰：「近者延陀犯邊，陛下必欲追擊，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，遂失機會。若如聖策，延陀無一人生還，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。」帝曰：「誠如卿言，由魏徵誤計耳。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，後有良算，安肯矢謀。」由是從勣之言，經畫渡遼之師。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，懼其遺悔，翌日上疏諫曰：

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，兩京等於心腹，四境方乎手足，他方絕域，若在身外。臣近於坐下，伏奉口敕，布語臣下，雲自欲伐遼。臣數夜思量，不達其理。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，莫離支輒殺其主，陛下討逆收地，斯實乘機。關東賴陛下德澤，久無征戰，但命二、三

勇將，發兵四、五萬，飛石輕梯，取如回掌。夫聖人有作，必履常規，貴能克平凶亂，駕馭才傑。惟陛下弘兩儀之道，扇三五之風，提厲人物，皆思效命。昔侯君集、李靖，所謂庸夫，猶能掃萬里之高昌，平千載之突厥，皆是陛下發蹤指示，聲歸聖明。臣旁求史籍，訖乎近代，為人之主，無自伐遼，人臣往征，則有之矣。漢朝則荀彘、楊僕，魏代則毌丘儉、王頎；司馬懿猶為人臣，慕容真僭號之子，皆為其主長驅高麗，虜其人民，削平城壘。陛下立功同於天地，美化包於古昔，自當超邁於百王，豈止俯同於六子？陛下昔翦平寇逆，大有爪牙，年齒未衰，猶堪任用，匪唯陛下之所使，亦何行而不克。方今太子新立，年實幼少，自余藩屏，陛下所知。今一旦棄金湯之全，渡遼海之外，臣忽三思，煩愁並集。大魚依於巨海，神龍據於川泉，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。且以長遼之左，或遇霖淫，水潦騰波，平地數尺。夫帶方、玄菟，海途深渺，非萬乘所宜行踐。東京太原，謂之中地，東捻可以為聲勢，西指足以摧延陀，其於西京，逕路非遠，為其節度，以設軍謀，系莫離支頸，獻皇家之廟。此實處安全之上計，社稷之根本，特乞天慈，一垂省察。

太宗不納。十八年，拜黃門侍郎，參綜朝政。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，遂良言於太宗曰：「莫離支虐弒其主，九夷所不容，陛下以之興兵，將事吊伐，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。古者，討弒君之賊，不受其賂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，桓公受之於太廟，臧哀伯諫曰：『君人者昭德塞違，今滅德立違，而置其賂器於太廟，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誅焉？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洛邑，義士猶或非之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，置諸太廟，其若之何？』夫《春秋》之書，百王取法，若受不臣之筐篚，納弒逆之朝貢，不以為愆，何所致伐？臣謂莫離支所獻，自不得受。」太宗納焉，以其使屬吏。

太宗既滅高昌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，遂良上疏曰：

臣聞古者哲後，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，務廣德化，不事遐荒。是以周宣薄伐，至境而止；始皇遠塞，中國分離。漢武負文、景之聚財，玩士馬之餘力，始通西域，初置校尉。軍旅連出，將三十年。復得天馬於宛城，采蒲萄於安息。而海內虛竭，生人失所，租及六畜，算至舟車，因之凶年，盜賊並起，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，遣士卒遠田輪台，築城以威西域。帝翻然追悔，情發於中，棄輪台之野，下哀痛之詔，人神感悅，海內乃康。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，天下生靈皆盡之矣。是以光武中興，不逾蔥嶺，孝章即位，都護來歸。

陛下誅滅高昌，威加西域，收其鯨鯢，以為州縣。然則王師初發之歲，河西供役之年，

飛芻挽粟，十室九空，數郡蕭然，五年不復。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，終年離別，萬里思歸。去者資裝，自須營辦，既賣菽粟，傾其機杼。經途死亡，復在其外，兼遣罪人，增其防遏。彼罪人者，生於販肆，終朝惰業，犯禁違公。止能擾於邊城，實無益於行陣。所遣之內，復有逃亡，官司捕捉，為國生事。高昌途路，沙磧千里，冬風冰冽，夏風如焚。行人去來，遇之多死。《易》云：「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亂。」設令張掖塵飛，酒泉烽舉，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？終鬚髮隴右諸州，星馳電擊。由斯而言，此河西者方於心腹，彼高昌者他人手足，豈得糜費中華，以事無用？《書》曰：「不作無益害有益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陛下道映先天，威行無外，平頡利於沙塞，滅吐渾於西海。突厥余落，為立可汗；吐渾遺氓，更樹君長。復立高昌，非無前例，此所謂有罪而誅之，既伏而立之。四海百蠻，誰不聞見，蠕動懷生，畏威慕德。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，征給首領，遣還本國，負戴洪恩，長為藩翰。中國不擾，既富且寧，傳之子孫，以貽永世。

二十年，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，令太子居，絕不令往東宮。遂良復上疏諫曰：

臣聞周世問安，三至必退，漢儲視膳，五日乃來。前賢作法，規模弘遠。禮曰：「男子十年出就外傅，出宿於外，學書計也。然則古之達者，豈無慈心？減茲私愛，欲使成立。凡人尚猶如此，況君之世子乎？自當春誦夏弦，親近師傅，體人間之庶事，適君臣之大道，使翹足延首，皆聆善聲。若獻歲之有陽春，玄天之有日月，弘此懿德，乃作元良。伏惟陛下道育三才，功包九有，親樹太子，莫不欣欣。既雲廢昏立明，須稱天下瞻望，而教成之道，實深乖闕。不離膝下，常居宮內，保傅之說無暢，經籍之談蔑如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，深交必有怨；父子不可以滯愛，滯愛或生愆。伏願遠覽殷、周，近遵漢、魏，不可頓革，事須階漸。嘗計旬日，半遣還宮，專學藝以潤身，布芳聲於天下，則微臣雖死，猶曰生年。

太宗從之。

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，多見採納，其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二十一年，以本官檢校大理卿，尋丁父憂解。明年，起復舊職，俄拜中書令。

二十三年，太宗寢疾，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，謂之曰：「卿等忠烈，簡在朕心。昔漢武寄霍光，劉備托葛亮，朕之後事，一以委卿。太子仁孝，卿之所悉，必須盡誠輔佐，

永保宗社。」又顧謂太子曰：「無忌、遂良在，國家之事，汝無憂矣。」仍命遂良草詔。高宗即位，賜爵河南縣公。永徽元年，進封郡公。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。三年，征拜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，加光祿大夫。其月，又兼太子賓客。四年，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，依舊知政事。

六年，高宗將廢皇后王氏，立昭儀武氏為皇后，召太尉長孫無忌、司空李勣、尚書左僕射於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。將入，遂良謂無忌等曰：「上意欲廢中宮，必議其事，遂良今欲陳諫，眾意如何？」無忌曰：「明公必須極言，無忌請繼焉。」及入，高宗難於發言，再三顧謂無忌曰：「莫大之罪，絕嗣為甚。皇后無胤息，昭儀有子，今欲立為皇后，公等以為何如？」遂良曰：「皇后出自名家，先朝所娶，伏事先帝，無愆婦德。先帝不豫，執陛下手以語臣曰：『我好兒好婦，今將付卿。』陛下親承德音，言猶在耳。皇后自此未聞有愆，恐不可廢。臣今不敢曲從，上違先帝之命，特願再三思審。愚臣上忤聖顏，罪合萬死，但願不負先朝厚恩，何顧性命？」遂良致笏於殿陛，曰：「還陛下此笏。」仍解巾叩頭流血。帝大怒，令引出。長孫無忌曰：「遂良受先朝顧命，有罪不加刑。」翌日，帝謂李勣曰：「冊立武昭儀之事，遂良固執不從。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，事若不可，當且止也。」勣對曰：「此乃陛下家事，不合問外人。」帝乃立昭儀為皇后，左遷遂良潭州都督。顯慶二年，轉桂州都督。未幾，又貶為愛州刺史。明年，卒官，年六十三。

遂良卒後二歲餘，許敬宗、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，並遂良搆動，乃追削官爵，子孫配流愛州。弘道元年二月，高宗遺詔放還本郡。神龍元年，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。

韓瑗

韓瑗，雍州三原人也。祖紹，隋太僕少卿。父仲良，武德初為大理少卿，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。仲良言於高祖曰：「周代之律，其屬三千，秦法已來，約為五百。若遠依周制，繁紊更多。且官吏至公，自當奉法，苟若徇己，豈顧刑名？請崇寬簡，以允惟新之望。」高祖然之。於是采定《開皇律》行之，時以為便。貞觀中，位至刑部尚書、秦州都督府長史、潁川縣公。瑗少有節操，博學有吏才。貞觀中，累至兵部侍郎，襲父潁川公。永徽三年，拜黃門侍郎。四年，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。五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六年，遷侍中，其年兼太子賓客。時高宗欲廢王皇后，瑗涕泣諫曰：「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，今無愆過，欲行廢黜，四海之士，誰不惕然？

且國家屢有廢立，非長久之術。願陛下為社稷大計，無以臣愚，不垂采察。」帝不納。明日，瑗又諫，悲泣不能自勝。帝大怒，促令引出。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，瑗復上疏理之曰：

古之聖王，立諫鼓，設謗木，冀欲聞逆耳之言，甘苦口之議，發揚大化，裨益洪猷，垂令譽於將來，播休聲於不朽者也。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為潭州都督，臣夙夜思之，用增感激。臣識慚知遠，業謝通經，載撫愚情，誠為未可。遂良運偶昇平，道昭前烈，束髮從宦，方淹累稔。趨侍陛下，俄歷歲年，不聞涓滴之愆，常睹勤勞之效。竭忠誠於早歲，罄直道於茲年。體國忘家，捐身徇物，風霜其操，鐵石其心。誠可重於皇明，詎專方於曩昔？且先帝納之於帷幄，寄之以心膂，德逾水石，義冠舟車，公家之利，言無不可。及纏悲四海，遏密八音，竭忠國家，親承顧托，一德無二，千古懍然。此不待臣言，陛下備知之矣。臣嘗有此心，未敢聞奏。且萬姓失業，旰食忘勞；一物不安，納隍軫慮，在於微細，寧得過差。況社稷之舊臣，陛下之賢佐，無聞罪狀，斥去朝廷，內外氓黎，咸嗟舉措。觀其近日言事，披誠懇切，詎肯後陛下之德，異於堯、舜；懼陛下之過，塵於史冊。而乃深遭厚謗，重負丑言，可以痛志士之心，損陛下之明也。臣聞晉武弘裕，不貽劉毅之誅；漢祖深仁，無恚周昌之直。而遂良被遷，已經寒暑，違忤陛下，其罰塞焉。伏願彡 面鑑無辜，稍寬非罪，俯矜微款，以順人情。

疏奏，帝謂瑗曰：「遂良之情，朕亦知之矣。然其悖戾犯上，以此責之，朕豈有過，卿言何若是之深也！」瑗對曰：「遂良可謂社稷忠臣，臣恐以諛佞之輩，蒼蠅點白，損陷忠貞。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，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，國之慾謝，善人其衰。今陛下富有四海，八紘清泰，忽驅逐舊臣，而不垂省察乎！伏願違彼覆車，以收往過，垂勸誡於事君，則群生幸甚。」帝竟不納。瑗以言不見用，憂憤上表，請歸田裡，詔不許。顯慶二年，許敬宗、李義府希皇后之旨，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，以桂州用武之地，故授遂良桂州刺史，實以為外援。於是更貶遂良為愛州刺史，左授瑗振州刺史。四年，卒官，年五十四。明年，長孫無忌死，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，遣使殺之。及使至，瑗已死，更發棺驗屍而還，籍沒其家，孫配徙嶺表。神龍元年，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。

來濟

來濟，揚州江都人，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。宇文化及之難，闔門遇害。濟幼逢家難，流離艱險，而篤志好學，有文詞，善談論，尤曉時務。舉進士，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。太子承乾之敗，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欲何以處承乾？」群臣莫敢對，濟進曰：「陛

下上不失作慈父，下得盡天年，即為善矣。」帝納其言。俄除考功員外郎。十八年，初置太子司議郎，妙選人望，遂以濟為之，仍兼崇賢館直學士。尋遷中書舍人，與令狐德棻等撰《晉書》。永徽二年，拜中書侍郎，兼弘文館學士，監修國史。四年，同中書門下三品。五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，賜物七百段。六年，遷中書令、檢校吏部尚書。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宸妃，濟密表諫曰：「宸妃古無此號，事將不可。」武皇后既立，濟等懼不自安；後乃抗表稱濟忠公，請加賞慰，而心實惡之。顯慶元年，兼太子賓客，進爵為侯，中書令如故。二年，又兼太子詹事。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，左授台州刺史。五年，徙庭州刺史。龍朔二年，突厥入寇，濟總兵拒之，謂其眾曰：「吾嘗掛刑網，蒙赦性命，當以身塞責，特報國恩。」遂不釋甲冑赴賊，沒於陣。時年五十三，贈楚州刺史，給靈輿遞還鄉。有文集三十捲，行於代。

兄 亙

濟兄亙，有學行，與濟齊名。上元中，官至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上官儀

上官儀，本陝州陝人也。父弘，隋江都宮副監，因家於江都。大業末，弘為將軍陳稜所殺，儀時幼，藏匿獲免。因私度為沙門，游情釋典，尤精《三論》，兼涉獵經史，善屬文。貞觀初，楊仁恭為都督，深禮待之。舉進士。太宗聞其名，召授弘文館直學士。累遷秘書郎。時太宗雅好屬文，每遣儀視草，又多令繼和，凡有宴集，儀嘗預焉。俄又預撰《晉書》成，轉起居郎，加級賜帛。高宗嗣位，遷秘書少監。龍朔二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、西台侍郎、同東西台三品，兼弘文館學士如故。本以詞彩自達，工於五言詩，好以綺錯婉媚為本。儀既貴顯，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，時人謂為上官體。儀頗恃才任勢，故為當代所嫉。麟德元年，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，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，遂下獄而死，家口籍沒。子庭芝，歷位周王府屬。與儀俱被殺。庭芝有女，中宗時為昭容，每侍帝草制誥，以故追贈儀為中書令、秦州都督、楚國公；庭芝黃門侍郎、岐州刺史、天水郡公，仍令以禮改葬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褚河南上書言事，亹癖有經世遠略。魏徵、王珪之後，骨鯁風彩，落落負王佐器者，殆難其人。名臣事業，河南有焉。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，戎王溺妓而由余奔，婦

人之言，聖哲懼罹其禍，況二佞據衡軸之地，為正人之魑魅乎！古之志士仁人，一言相期，死不之悔，況於君臣之間，受託孤之寄，而以利害禍福，忘平生之言哉！而韓、來諸公，可謂守死善道，求福不回者焉。

贊

贊曰：褚公之言，和樂愔愔，鐘石在虡，動成雅音。二猘雙吠，三賢一心。人皆觀望，我不浮沉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